

# 空间世界和语言空间认知研究\*

方 经 民

## 1 空间世界和空间研究

### 1.1 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

空间和时间是万物存在的基本形式。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物质。房子是物质,汽车是物质,电脑是物质;地球是物质,河水是物质,空气是物质;当然,人本身也是一种物质。房子、汽车、电脑是人类制造出来的,但是地球、河水、空气早在人类起源之前就已存在,可见物质赖以存在的空间世界是独立于认知主体,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但是,我们马上会遇到一个问题:人是怎么知道外面还有一个独立的空间世界存在的呢?答案只有一个:是通过我们的各种感知机制认识到的。正常人可以用自己的双眼察看周围的世界,盲人可以通过触摸、倾听来辨别周围的世界。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外部世界,是连续的、无限的、均质的,而映射到正常人的视网膜上的视觉空间则是片断的、有限的、非均质的。盲人通过触摸获得的触觉空间受到的限制更大。盲人摸象,摸到身体的说大象像堵墙,摸到大腿的说大象像根圆柱子,摸到尾巴的说大象像根绳子。由此可见,有两个空间世界,一个是独立于认知主体的客观的空间世界,一个是认知主体所感知到的主观的空间世界。前者是物理空间,后者是心理空间。

物理空间可以体现为一幅客观存在的三维空间世界的图景,如书房有门有窗,里面还有书桌、转椅和书架,这些物体按其所在位置之间的相互距离、方向等空间关系构成一个三维空间世界图景。物理空间的三维图景是唯一的、不变的、全景式的。心理空间虽然也可体现为是一幅三维空间世界的图景,但跟物理空间的三维图景不一样,它是映射到人们感知器官里的主观的三维空间世界图景。面对同样一个物理空间,由于观察点的不同,所感知的三维空间世界图景也将改变。心

\* 本文为松山大学平成12年度国外研究(2000年4月~2001年3月, Harvard University)成果的一部分。

理空间的三维图景是无数的、可变的、特定视角的。最典型的心理空间是视觉空间。从门口看到的书房里的图景跟从窗外看到的必然不一样；坐在书桌前转动转椅，随着方向的转移，看到的图景也将连续不断地变化，尽管书房的内部构造、各种家具构成的空间位置关系并没有任何变动。

## 1.2 空间研究历史的简单回顾

德国新康德派代表 Cassirer 曾把生物的空间经验形态分为行动空间 (active space)、知觉空间 (perceptual space)、符号空间 (symbolic space)。行动空间是指生物不借助任何意象、概念，通过行动直接适应环境时的空间经验；知觉空间是指以跟环境的直接接触为前提，同时又为生物所感知的空间；符号空间是指从环境的直接性里解放出来，通过以某种符号再现现实而构建的人类特有的空间。将物理空间、心理空间二分和空间经验形态三分合起来看，就可以发现，在行动空间里，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处于未分化状态，在知觉空间里，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处于半分化状态，而在符号空间里，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则完全分化了。（加藤義信 1995）

人类对自身生存的空间世界的研究在西方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在中国可追溯到先秦时代。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分化现在在我们看来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在先秦，古代哲学家们在议论空间问题时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种区分。符号空间是人类特有的空间经验，但在古代哲学家的空间思考里，符号空间是一种跟行动空间、知觉空间等具体的空间经验混杂在一起的带有鲜明的文化色彩的象征性空间。古希腊，托勒密 (Ptolemaios) 创立的著名的天动说里，方位具有象征意义，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角分别跟火 (赤)、气 (白)、水 (黄)、地 (黑) 相对应。而在古代中国，东南西北则分别以青龙 (青)、朱雀 (赤)、白虎 (白)、玄武 (黑) 来象征。文艺复兴时期直线透视画法的确立，成了区分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契机。笛卡儿区分主体和客体，精神和物质，奠定了近代空间论的基础。从此空间问题分化为客观 (物理) 空间和主观 (心理) 空间两个问题，前者成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牛顿提出无限、均质的绝对空间的观念；后者成

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康德提出了作为认识的先验形式的空间观念。跟笛卡儿、康德等强调“知识先验性”的“大陆合理理论”立场相对,以洛克为代表的“英国经验论”则主张所有的知识由经验(知觉经验)导出,进而提出以视觉为中心的空间知觉论。

在西方空间研究的哲学传统里,笛卡儿、康德的“大陆合理理论”认为心理空间跟物理空间是对立的,前者是由主体构成的,后者是客观存在的。他们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符号空间的结构,并认为知觉空间跟符号空间之间没有连续性,符号空间是先天的。洛克的“英国经验论”则认为心理空间是物理空间的反映。他们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知觉空间的功能,并认为知觉空间跟符号空间之间具有连续性,符号空间是经验的。这种传统上的对立一直影响到当代欧美心理学的空间研究。

19世纪末,心理学研究从哲学研究里分离出来,心理空间成为心理学的一个研究对象。20世纪前期,心理学的两大潮流是格式塔心理学和行为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对空间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知觉方面,而行为主义则集中在空间行动方面。这两个流派对符号空间的研究都不怎么关心。对符号空间感兴趣的是儿童发展心理学,尤其是皮亚杰对儿童空间表象的研究为70年代以后在认知心理学的范式里兴起的空间认知发展研究奠定了基础。

## 2 空间认知和语言

### 2.1 空间认知和认知空间

空间认知这一术语是20世纪70年代随着信息加工方法研究的兴起而开始流行起来的。在认知心理学里,空间认知是指人或动物在空间信息输入(=空间知觉)之后的处理、变换的过程,即把心理空间的问题看作人或动物内部的空间信息处理问题。空间认知是一个将物理空间世界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过程。从这意义上来说,人们将有关行动空间、知觉空间的空间信息经过空间认知处理,图式化、概念化之后所获得的符号空间,是一个认知空间。空间认知是人或动物借助于符号对空间信息加工操作的过程,而认知空间是空间信息经过空间认知处理图式化概念化了的符号空间。

## 2.2 认知空间的四个方面

从认知空间平面上来看,人们看待空间世界涉及到四个方面:

- (1) 物体的几何形状;
- (2) 空间世界的方位关系;
- (3) 物体的空间存在关系;
- (4) 物体的空间移动关系。

对(1)的认知是以人类科学(如物理学、几何学等)对物理空间所作的科学描写为基础的,但认知空间并不等于物理空间的真实投影。关于图像(*figure*)和背景(*ground*)的关系,在认知心理学或认知语言学里常被引用的是丹麦心理学家鲁宾(E. Rubin)著名的“鲁宾的杯子”的例子:同一幅图,以黑色部分为背景,白色部分的图像是一个杯子;以白色部分为背景,黑色部分的图像则是两个相对的侧脸。这个例子想要说明的是,图的两个部分选择哪个为背景,哪个为图像对整幅图认知结果的影响。其实,即使图像已定,选择的背景不同,也会影响到认知结果。在认知空间平面里,作为认知对象的物体在不同的背景里被凸现的空间维度特征有可能不同。如一座有围墙的小花园,以所在的城市为背景,可能被认知为一个小小的“点”;以围墙内外的景色为背景,可能被认知为一条封闭的“线”;以周围的城区布局为背景,可能被认知为一片绿色的“面”;以所占据的空间为背景,可能被认知为一个可供小憩的“体”。这是由基体(*base*)和被凸现的侧面(*profile*)的关系所决定的。(Langacker1987)

对(2)的认知概念化为物体所处的方向位置关系的概念,按照我们的一般理解,正常人都具有以地球为坐标的“东/南/西/北”的方位概念,以人体为坐标的“前/后/左/右/上/下”的方位概念,以人体容器为坐标的“里/外”的方位概念。其实并不然。空间方位的认知受到所生活的环境、社会、语言等多方面的制约。据调查,藏缅语族羌族支的大多数语言里原来并没有表示“东南西北”概念的词,这些词都是后来从汉语或藏语里借来的。相反,他们还有一套根据当地山势、河流区分的方位词,共有六个基本方位:直上方、直下方、上游方、下游方、靠山方、靠水方。每个方位还分别有近指、远指之分等。这跟他们世代

代生活在高山峡谷地带有密切的关系。(马学良主编1991)墨西哥靠近危地马拉边境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1.5万人)所使用的Tzeltal语(属玛雅语系)里既没有表示“东南西北”概念的词,也没有表示“前后左右”概念的词,而只有表示指南方的“上方”,指北方的“下方”和不区分东西的“旁边”三个概念的词。这是因为他们居住的村庄整个地势是南高北低。(井上京子1998)

对(3)(4)的认知分别概念化为两个物体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其中一个被凸现为射体(trajector, TR),而另一个则为它的地标(landmark, LM)。在(3)的关系里,射体跟地标的位置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发生变化,地标始终只为一个区域(region);在(4)的关系里,射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位置发生变化,位移的源点和终点是两个不同的区域,区域和区域之间通过途径(path)连接。

### 2.3 语言空间和空间语言

认知空间是物理空间通过各种感知器官为人们所认知的空间世界,是把从物理空间里获得的空间信息图式化、概念化了的符号空间。认知空间里最重要的是以通过视觉器官感知的视觉空间为基础的认知空间。但是即使是以视觉空间为基础的认知空间,如果要作为信息传递给别人,进行交流活动,也必须把它转换为语言空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们需要使用语言来认知、表述、交流、理解空间世界。语言空间是人们运用某种特定语言的结构形式表达出来的认知空间。语言空间包括空间区域(spatial region)和空间关系(spatial relation)两个部分。空间区域是指事物在空间世界里所占据地方或与之相关的方位辖域,空间关系是指射体和地标之间随着时间推移而形成的存在(静态的、动态的)或位移关系。在通常情况下,作为空间关系的地标的必定是一个空间区域范畴。空间区域和空间关系是通过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空间认知结果。

认知空间和语言空间是一种互动关系,认知空间映射到语言空间,语言结构也会影响到空间认知。从认知空间到语言空间的转换过程涉及上述所有四个方面,其中(1)和(2)跟空间区域的有关,(3)和(4)跟空间关系有关。

(1)是空间区域的几何形态特征。物体的空间区域几何形态特征需要用语言

来表述,而语言的结构也会影响到物体几何特征的认知。说汉语的人把学校、校园认知为一个三维的“体”,所以说“学校里”、“校园里”,而译成英语必须说 at the school、on the campus,前者认知为一个零维的“点”,后者认知为二维的“面”。(刘宁生 1994)“箱子”在认知空间里通常被认知为三维的“体”,进入语言空间,说“箱子里有本书”是把箱子认知为三维的“体”,但说“箱子上有本书”、“箱子左边有本书”则分别把“箱子”认知为二维的“面”和一维的“点”了。(方经民 2000)

(2)是空间区域的地位特征,地位特征可以以命名的方式在空间世界里确定一个点或为物体命名一个地位,也可以以另一个物体作为参照物来确定其方向位置。认知空间中的方位关系映射到语言空间里时,同样也会受到语言结构的影响。羌语支的许多语言可以表达依据山势、河流区分的六种基本方位,汉语、英语、日语对此却无能为力,说汉语、英语、日语的人也无法认知和区分这些方位。同样是说“电影院的左边”,说汉语的人倾向于取客视,即将参照物“电影院”人格化,赋予它一个左和右,而说法语、日语的人倾向于取主视,即以面对参照物的观察者自身的左右定向。(游顺钊 1981、1985,方经民 1987b,野田尚史 1988)

(3)是空间存在关系,映射到语言空间里是一个空间存在参照系统。空间存在参照涉及到两个物体,一个为射体,一个为地标。地标是参照点,射体是目标。在空间存在参照里,语言结构同样也会影响到空间认知。面对两个物体,从理论上说,我们在认知目标和参照物的存在关系时在时间顺序上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参照物到目标,一种是由目标到参照物。但在语言空间里往往有所选择,汉语两种说法都有而倾向于前者,英语只有后者一种说法。例如:(刘宁生 1995)

湖中心有个亭子。

亭子在湖中心。

There is a pavilion at the center  
of the lake.

The pavilion is at the center  
of the lake.

汉语、英语在表述空间存在参照时,必须同时凸现作为参照物(地标)的物体的空间形态特征,汉语是用方位词“里”“上”“左边”或处所名词来凸现参照物的三维、二维或零维特征,英语是用介词 in、on、at 来凸现参照物的三维、二维

或零维特征，而日语则不大在乎这些东西，相反必须用格助词に和で来凸现射体跟地标是静态的物体存在关系还是动态的事件存在关系，即强调是否引进时间的第四维度的区别。汉语里的歧义句“在院子里种树”在日语里可用に和で来区别，而汉语里必须用语序才能区别：

庭で木を植える。

院子里，（他）在种树。

庭に木を植える。

树种在院子里。

日语里，参照物“庭”的几何形态特征并没有凸现出来。

（4）是空间位移关系，映射到语言空间里是一个空间位移参照系统。空间位移参照也涉及到两个物体，射体和地标。跟空间存在参照不同的是，在位移参照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射体的位置从一个区域位移到另一个区域，两个区域之间留下一条位移轨迹，在这条位移轨迹上可以有源点、终点、过点，位移轨迹是单向一维的，所以又有位移趋向。在位移参照里，语言结构也会影响到空间认知。比较汉语和日语的位移趋向表达方式：

跑进      跑出      跑来      跑去      跑进来   跑出来   跑进去   跑出去

走て入る   走て出る   走て来る   走て行く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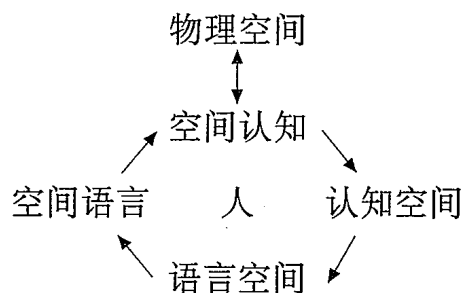
作为自动词，日语只有四种单纯的趋向表达方式，而汉语还加上四种复合趋向补语。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符号系统，语言所表达的空间世界也是一种符号空间。然而语言空间不是物理空间的直接映射，是经过了认知空间的中介。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空间是一个更高层次上的符号空间，是建立在符号空间（认知空间）之上的符号空间。

每一种语言都有一套完整的认知和表达空间区域、空间关系的语言手段体系。表达语言空间的各种关系范畴的语言手段可以称为空间语言。各种语言的空间语言不尽相同，以空间方位关系为例，汉语用方位词、方位名词、方位区别词来表达基本方位关系，日语只有方位名词，英语有介词、副词、形容词、名词。不同的语言的空间语言在空间区域和空间关系的认知和表达方式上往往显示出类型学上的特点。

## 2.4 空间认知、认知空间、空间语言、语言空间四者的关系

空间认知、认知空间、空间语言、语言空间四者的关系可用下图表示：



人作为认知主体认知物理空间，空间认知的结果是认知空间，认知空间映射到语言空间，语言空间表现为各种语言的空间语言，空间语言的语言结构又影响到空间认知，并在不同语言社会构建空间世界的认知过程中反映出来。语言如何构建、图式化空间世界，描写空间关系的，哪些空间概念、空间关系有可能在某种特定的语言里得到反映，该语言选择什么样的语言手段来表达空间概念、空间关系；反过来，空间能力作为语言能力之一如何影响人类的语言结构，空间隐喻如何扩展到非空间意义的语言表达，空间图式如何用来分析语言结构，如此等等，都涉及到空间认知和语言的关系。

## 3 语言空间认知研究

### 3.1 语言空间认知研究的两种取向

空间认知本来是心理学家关心的问题，但空间认知必然涉及语言问题。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一些语言学家也开始注意研究空间问题。这在西方语言学界起步较早。从六十年代后期起就有一些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研究语言和空间的关系。(Talmy2000)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取向：一种是从研究空间表达方式入手，进而说明它在整个语言认知系统中的地位，另一种是把人类的空间认知能力看作人类基本的认知能力之一，据此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研究人类语言结构。前者的研究可称为语言空间的认知研究，以Talmy(1983, 2000), Herskovits(1986)等为代表，另一类可称为语言的空间认知研究，以Langacker(1987/1991)为代表，



这是一种空间或处所主义 (localist) 的观点。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 早期就称为“空间语法” (Space Grammar)。(沈家煊 1994) 在汉语研究里, 戴浩一 (1989) 和谢信一 (1989) 也代表了这种研究倾向。

### 3.2 语言空间认知研究的新进展

Langacker 是认知语法的旗手之一。空间认知研究在认知语言学短短的十几年历史里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 在心理学、神经科学、人类学、认知科学、语言类型学等领域里也受到了重视。90 年代中期, 在美国, 有关语言空间认知研究有两件引人注目的大事。

一件事是认知语言学的专门刊物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5 年第 1 期和第 2、3 期合刊连续三期以《空间语言和认知》为题出了专辑。共收了 8 篇论文。特约主编 C. Sinha 在“导论”里谈到: (Sinha 1995)

本专辑所讨论的空间语义和认知域问题在认知语言学的短短的历史里占据一个特殊的地位。人们无需追究其原因。认知语义学和认知语法依据一个本质上是视觉空间的意义概念和概念化, 其中, 符号结构是来源于某个空间领域的依靠人类知觉的具体的制约和中介。虽然认知语言学家并不是第一个使用一个语法化意义的空间或处所主义 (localist) 概念, 但他们的研究无论在全面性还是在细节的丰富性上都超过了前人的研究。这一点, 要比在空间意义本身的领域的研究 (如 Brugman 1981, Herskovits 1986, Talmy 1983) 更为明显。他们以及其他一些作者论证了空间意义的单纯的词汇对比分析无法捕捉自然语言建构或图式化空间的方式的复杂性和灵活性。认知语义学有不同的类型, 但就研究空间语义而言, 至今还很难构想一个认知框架。

在最近几年, 空间问题成为从跨学科的神经心理学 (Jeannerod 1994) 到认知人类学和比较语言学 (Levinson 1991, Svorou 1994) 的认知科学研究的一个丰富的领域。当我们将人类空间知觉和认知的生物学基础, 对他

们在表达和图式化空间意义的方式方面各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令人惊奇的变异这两个方面了解得更多一些时, 我们就不可能不为以下的想法所打动: 空间领域对可能存在的语言共性和认知共性, 可能存在的跨语言和跨文化的认知差异这两个方面的经验研究来说是一个非常丰富的领域。

这种观察还可以看作一种对认知语言学方法论的批评。一方面是作为一种指导性的假说, 认为语言意义跟非语言的认知是一个连续统; 另一方面假定语言分析提供一条通向非语言认知的“捷径”。要取消这一区别并从一种语言如何图式化一个领域滑到说一种语言的人如何图式化这个领域, 那是太容易的了。……语言学是认知科学中的一种, 在这里, 就象在其他地方一样, 它是一个聚会点, 是我们将要推进的跨学科的方法。

另一件事是1996年3月在美国的Arizona州召开了题为“语言和空间”的学术讨论会。这是一次真正的跨学科的学术会议, 与会者来自神经生理学、神经心理学、心理学、人类学、认知科学和语言学。内容不但涉及神经机制、发展过程、文化因素, 还涉及语义学、句法学和认知地图。在此之前, Arizona大学曾经组织过“语言和空间”的讨论班和研究会, 在讨论班和研究会上提出了许多问题。讨论班上提出的问题是: 我们如何描述空间? 我们可以讨论空间的哪些方面? 人们是怎样学会谈论空间的? 文化在所有这些问题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研究会上还提出了其他一些问题、如人脑是怎样描述空间的? 有多少种空间表达方式? 各种类型的大脑损伤对空间表达有什么影响? 空间和语言关系的实验测试应该只限于封闭类的语言成分, 还是必须另外考虑到开放类成分的作用? 这次会议就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讨论的。会后出版了题为《语言和空间》(Language and space) 的论文集, 收入本书的15篇论文以在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神经系统科学等领域共同具有的最重要的理论观点, 提供一个跨越这些不同学科的非常重要的综合交叉的研究。<sup>①</sup>

由此可见, 语言空间认知的研究在语言学和整个认知科学的研究里已经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语言空间认知研究, 并不限于认知语言学的方法论, 即

即使是研究语言空间认知问题的语言学家也未必都赞同认知语言学的方法论。Jackendoff 是大家公认的生成语法学家, (张敏 1998) 但他也研究语言空间认知问题, 那本《语言 and 空间》论文集里, 第一篇论文就是他写的。语言学家以外, 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人类学家等也都在研究语言和空间的关系。

### 3.3 汉语空间认知研究

英语空间认知研究起步较早, 特别是对那些空间成分 (spatial term 或 locative term) 即表示空间关系的名词、指示代词、介词、形容词等早已作过详尽的分析。汉语空间认知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汉语最重要的空间成分是方位词, 然而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为止, 在国内的汉语语法研究里, 方位词主要是作为一个语法问题, 放在词类或句法平面上研究的, 涉及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方位词的语法特点和语法功能”, “方位词的结构分类”, “方位词的基本用法和引申意义”, “方位结构的语法功能”等。在汉语语法研究里首先引进参照点的概念研究方位词的是廖秋忠 (1983、1989)。引进参照点的概念研究方位词在方法论上是一大突破, 这意味着方位词进入动态的语用、认知、功能研究的平面。此后的空间方位研究呈多元化倾向。引进参照点的概念研究方位问题的重要论文有偏重于认知语法研究的刘宁生 (1994, 1995) 和偏重于心理语言学研究的林笛 (1993)、郭锐 (1997)、刘津 (2000)。运用认知语法的理论方法研究汉语方位问题的还有崔希亮 (2000a、b, 2001a、b) 和周烈婷 (2000)。刘丹青 (2001) 则从类型学角度研究方位和处所问题。储泽祥 (1997) 和齐沪扬 (1998) 是汉语空间方位研究的两部重要专著, 前者从形式和意义两方面入手, 揭示现代汉语方所系统的特点, 后者建立现代汉语空间位置系统, 并把空间位置放到句法分析和语用分析的系统中考察。

本文作者于 1987 提出方位参照的理论框架 (方经民 1987a, 1987b), 把方位参照定义为“观察者利用参照点、方位成分描写某一客体所处的空间、时间方位辖域”, 并把方位参照分为三组不同的聚合类型: (1) 外物参照, 整体参照, 自身参照; (2) 绝对参照, 相对参照; (3) 确切参照, 模糊参照。试图对汉语的空间、时间方位参照作一个全面的研究。1993 年以后又发表一系列论文对方位参照理论作

进一步的修正和发展, 此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方位参照, 探讨汉语方位参照的认知结构, 并从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角度分别对现代汉语空间方位参照认知过程中的基本策略和语义理解作了详细的考察。

我们认为, 语言空间是人们运用某种特定语言的表达手段构建的认知空间。语言空间包括空间关系和空间区域两个部分。空间关系是指射体 (trajector, TR) 和地标 (landmark, LM) 之间随着时间推移而形成的存在 (静态的、动态的) 或位移关系, 空间区域是指实体在空间世界里所占据的地点或与之相关的方向位置。空间关系和空间区域是通过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空间认知结果。每一种语言都有一套完整的表达空间关系、空间区域的语言手段体系, 表达空间关系的是一个空间参照系统, 表达空间区域的是一套空间区域范畴。现代汉语空间参照系统包括空间存在参照、空间位移参照和空间方位参照三个子系统。现代汉语的空间区域范畴根据认知功能分为处所域和方位域两类。空间区域范畴为空间存在参照和空间位移参照提供地标。

方位参照理论试图对人类空间方位关系的认知和表达机制作出解释。语言构建空间世界时总是离不开方向、位置的表达。空间方向位置概念化的结果最终将由语言中有限的少量的方位成分表达出来。表示方向位置的方位成分在不同的语言里是不一定相同。古代汉语里, 只有名词一类, 而现代汉语里已经分化为方位词、方位名词和方位区别词三类了。日语依然保留着古代汉语的影响, 方位成分只有名词一类。英语里则有介词、副词、形容词和名词。方位词语法化, 从名词里分化出来反映了现代汉语空间表达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方位词语法化的同时, 处所名词也逐渐形成, 在现代汉语里, 最终表现为方位参照所指定的方位域跟处所词语所指称的处所域的对立。两者合起来构成的空间区域范畴。由此可见, 以方位词为基础的空间方位参照研究在汉语空间认知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它将有助于揭示汉语空间方位关系的认知和表达机制的本质特征。

---

#### 注 释

①参看 *Language and space*, Preface, Bloom, P., M. A. Peterson, L. Nadel, and M. F. Garrett (eds),

The MIT Press, 1996.

### 参考文献

- 储泽祥 1997 《现代汉语方所系统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崔希亮 2000a 空间方位关系及其泛化形式的认知解释，《语法研究和探索》(十)，商务印书馆。
- 崔希亮 2000b 汉语方位结构“在……里”的认知考察，第11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研讨会论文。
- 崔希亮 2001a 空间方位场景的认知图式与句法表现，《中国语言学报》第10期，商务印书馆。
- 崔希亮 2001b 汉语空间方位场景与论元的凸显，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Grammar for the New Millenium 论文，香港。
- 戴浩一 1989 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刍议，叶蜚声译，《国外语言学》1990年第4期。
- 方经民 1987a 现代汉语方位参照聚合类型，《语言研究》第2期。
- 方经民 1987b 汉语“左”“右”方位参照中的主视和客视，《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 方经民 1993 论方位参照的构成要素，《中国語学》第240号，東京。
- 方经民 1997a 论汉语方位参照系统中的对立平行现象，《大河内康憲教授退官記念 中国語学論文集》，東方書店，東京。
- 方经民 1997b 现代汉语空间方位参照的组合结构，《第五届世界华语语文教学研讨会论文集·语文分析组》，世界华语文教育学会，台北。
- 方经民 1999a 论汉语空间方位参照认知过程中的基本策略，《中国语文》第1期。
- 方经民 1999b 汉语空间参照的认知结构，《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方经民 1999c 论汉语空间方位参照的认知地位和作用，NCCL-II, Harvard University。
- 方经民 1999d 汉语空间参照和视点，《汉语现状与历史的研究——首届汉语语言学国际研讨会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方经民 2000 论汉语空间方位参照认知过程中的语义理解，《面向新世纪挑战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98现代汉语语法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
- 方经民 2001 汉语空间参照系统中的方位参照，《面向二十一世纪语言问题再认识——庆祝张斌先生从教五十周年暨八十华诞》，上海教育出版社。
- 方经民、大河内康憲 1993 方位詞と参照点，《中国語》1月号，東京。

- 郭 锐 1997 方位词“前、后、左、右”的参照策略,第30届国际汉藏语会议论文,北京。
- 河上誓作 1996 《認知言語学の基礎》,研究社出版,東京。
- 加藤義信 1995 空間認知研究の歴史と理論,『空間に生きる——空間認知の発達的研究』,北大路書房,京都。
- 井上京子 1998 『もし「右」や「左」がなかったら——言語人類学への招待』,大修館,東京。
- 李宇明 1999 空间在世界认知中的地位——语言与认知关系考察,《湖北大学学报》第3期。
- 廖秋忠 1983 现代汉语篇章中空间和时间的参照点,《中国语文》第4期。
- 廖秋忠 1989 空间词和方位参照点,《中国语文》第1期。
- 林 笛 1993 汉语空间方位词的语用考察,《语言学论丛》第十八辑,商务印书馆。
- 刘丹青 2001 方所题元的若干类型学参项,《中国语文研究》第1期。
- 刘 津 2000 对物体固有方位特征“前、后、左、右”的考察,《面向新世纪挑战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98现代汉语语法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
- 刘宁生 1994 汉语怎样表达物体的空间关系,《中国语文》第3期。
- 刘宁生 1995 汉语偏正结构的认知基础及其在语序类型学上的意义,《中国语文》第2期。
- 刘文英 2000 《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南开大学出版社。
- 吕叔湘 1942/1944 《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吳之翰) 1965 方位词使用情况的初步考察,《中国语文》第3期。
- 马学良主编 1991 《汉藏语概论》(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 齐沪扬 1998 《现代汉语空间问题研究》,学林出版社。
- 山梨正明 1998 『認知文法論』,ひつじ書房,東京。
- 山梨正明 2000 『認知語言学原理』,くろしお出版,東京。
- 神尾昭雄 1980 「に」と「で」——日本における空間的位置の表現,『言語』,Vol.9-9。
- 沈家煊 1994 R. W. 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国外语言学》第1期。
- 石毓智 2000 《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江西教育出版社。
- 田中茂範 松本曜 1997 『空間と移動の表現』,研究社出版,東京。
- 文 炼 1957 《处所、时间和方位》,新知识出版社。
- 文炼、胡附 2000 词类划分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第4期。

- 谢信一 1989 汉语中的时间和意象, 叶蜚声译, 《国外语言学》1991年第4期。
- 邢福义等 1995 时间方所, 《语法问题思索集》,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野田尚史 1988 どっちが右で, どっちが右? 『言語学の視界——小泉保教授還暦記念論文集』, 大学書林, 東京
- 游顺钊 1981 “左边! 你是不是想说右边?” ——对汉语和法语中的“左”“右”概念的一些想法, 徐志民译, 《视觉语言学》, 语文出版社1994。
- 游顺钊 1985 视觉语言学, 《中国语文》第5期。
- 袁毓林 1998 《语言的认知研究和计算分析》,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张 斌 1998 《汉语语法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张伯江、方 梅 1996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 江西教育出版社。
- 张 敏 1998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赵艳芳 2001 《认知语言学概论》,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中右実 1994 場所の「に」と「で」——日英語空間の認知地図, *The Rising Generation*, Vol. CXL. No.2.
- 中右実 1995 日英語空間の認知の型 (1~3), *The Rising Generation*, Vols. CXL.No.10~12.
- 周烈婷 2000 汉语方位词“上(面)、里(面)”隐现条件的认知解释, 《面向新世纪挑战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98现代汉语语法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山东教育出版社。
- 邹韶华 1984 现代汉语方位词的语法功能, 《中国语文》第3期。
- Herskovits, A. 1986 *Language and Spatial Cognition*, 日译本(1991), オーム社, 東京。
- Bloom, P., M. A. Peterson, L. Nadel and M. F. Garrett 1996 (eds) *Language and space*, The MIT Press.
-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日译本(1993), 紀伊国屋書店, 東京。
- Langacker, R. W. 1987 / 1991 *Found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s. 1 & 2,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W. 1993 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s, *Cognitive Linguistics* 4-1.
- Levinson, S. C. 1983 *Prama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win, K. 1936 *Principles of Topological Psychology* (拓扑心理学原理), 竺培梁译, 浙江教育出版1998。
- Miller, G. A. & P. N. Johnson-Laird 1976 *Language and Percep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inha, C. 1995 Spatial 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troduc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Special Issue) 6-1, 6-2/3.

Svorou, S. 1994 *The Grammar of Space*,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Talmy, L.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1, The MIT Press.

Taylor, J. 1995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日译本(1996), 紀伊国屋書店, 東京.

Teng, S-h. 1975 *A Semantic Study of Transitivity Relations in Chine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Ungerer, F. & H.-J. Schmid 1996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日译本(1998), 大修館書店, 東京.

(本原稿は2002年4月2日に受理している。)